





唐會元精選諸儒文要卷之三無西高之賦長之肩

答陳君舉書

晦菴

熹自頃寓書之後南來擾擾未能嗣音至於懷仰德義  
則無日而不塵也乃蒙不忘專以枉教此意厚矣何感  
如之垂諭詩說向見二君能道梗槩大旨畧同意其必  
有成編故以為請今承語乃及知爾雅虫魚決非磊落  
人之所宜注也唐突負愧如何可言誨示之勤尤荷不  
鄙然嘗謂人之為學若從平實地上循序加功則其目  
前雖未見日計之益而積累功夫漸見端緒自然不假  
用意裝點不待用力支撐而聖賢之心義理之實必皆



有以見其確然而不可易者至於講論之際心即是口  
口即是心豈容別生計較依違遷就以為諧俗自便之  
計耶今人為學既已過高而傷巧是以其說常至於依  
違遷就而無所分別蓋其胸中未能無纖芥之疑有以  
致然非獨以避咎之故而後詭於詞也故熹之愚自信  
已篤向來之辯雖至於遭讒取辱然至於今日此心耿  
耿猶恨其言之未盡不足以暢彼此之懷合同異之趣  
而不敢以為悔也不識高明何以教之惟盡言無隱使  
得反復其說千萬幸甚老病憂幽死亡無日念此一大  
事非一人私說一朝淺計而終無面寫之期是以冒致

愚悃鄉風引領不勝馳情



答陸子美書

晦菴

承論太極西銘之失備悉指意然二書之說從前不敢  
輕議非是從人脚根依他門戶是反覆看來道理實是  
如此別未有開口處所以信之不疑而妄以己見輒為  
之說正恐未能盡發其奧而反以累之豈敢自謂有扶  
掖之功哉今詳來教及省從前所論却恐長者從初便  
忽其言不曾致思只以自家所見道理為是不知却元  
來未到他地位而便以己見輕肆抵排也今亦不暇細  
論只如太極篇首一句最是長者所深排然殊不知不  
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之根不言太



言傳之要 卷之三 三  
極則無極滄於空寂而不離萬化之根只此一句便見  
其下語精密微妙无窮而向下所說許多道理條貫脉  
絡井井不亂只今便見在前而亘古亘今擲撲不破只恐  
自家見得未曾如此分明直截則其所可疑者乃在此  
而不在彼也至於西銘之說猶更分明今亦且以首句  
論之人之一身固是父母所生然父母之所以為父母  
者即是乾坤若以父母而言則一物各一父母若以乾  
坤而言則萬物同一父母矣萬物既同一父母則吾體  
之所以為體者豈非天地之塞吾性之所以為性者豈  
非天地之帥哉古之君子惟其見得道理真實如此所

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惟其所為以至於能以天  
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而非意之也今若必謂人物只  
是父母所生更與乾坤都無干涉其所以有取於西銘  
者但取其姑為宏濶廣大之言以形容仁體而破有我  
之私而已則是所謂仁體者全是虛名初無實體而小  
己之私却是實理合有分別聖賢於此却初不見義理  
只見利害而妄以己意造化言語以增飾其所無破壞  
其所若有若果如此則其立言之失膠固二字豈足以盡  
之而又何足以破人之梏於一己之私哉大抵古之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明得此理此理既明則不務



立論而所言無非義理之言不務正行而所行無非義  
理之實無有初無此理而始為此言以救時俗之弊者  
不知子靜相會曾以此話子細商量否近見其所論王  
通續經之說似亦未免此病也

與朱元晦書

象山

黃楊二生歸得書備承改歲動息慰浣之劇不得嗣問  
倏又經時日深馳鄉間已赴闕奉事何日對敷伏想大  
摠素蘊為明主忠言動悟淵衷以幸天下恨未得即聞  
緒餘沃此傾渴外間傳聞留中講讀未知信否誠得如  
此豈勝慶幸鄉人鼓世昌得一山在信之西境距敞廬  
兩舍而近實龍虎山之宗巨陵特起兀然如象名曰象  
山山間自為原塢良田清池無異平野山澗合為瀑流  
垂注數里兩崖有蟠松怪石却畧偃蹇中為茂林瓊瑤  
冰雪傾倒激射飛灑映帶于其間春夏流壯觀如奔雷



木石自為梯階可沿以觀佳處與玉淵臥龍未易優劣  
誰歲彭子結一廬以相延某亦自為精舍於其側春間  
携一姪二息讀書其上又得勝處為方丈以屋前挹閩  
山竒峰萬疊後帶二溪下赴彭蠡學子亦稍稍結茅其  
傍相從講習此理為之日明舞雩詠歸千載同樂其昔  
年兩得侍教康廬之集加欵於鸞湖然猶鹵莽淺陋未  
能成章無以相荻甚自媿也比日少進甚思一侍函文  
當有啓助以率餘教尚此未能登高臨流每用悵惘性  
歲覽尊兄與梭山家兄書嘗因南豐使人借易致區區  
蒙復書許以卒請不勝幸甚古之聖賢唯理是視堯舜

之聖而詢於芻蕘曾子之易簣蓋得於執燭之童子蒙  
九二曰納婦吉苟當於理雖婦人孺子之言所不棄也  
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或乖理致雖出古書不敢盡信也智者千慮或有一失  
愚者千慮或有一得人言豈可忽哉梭山兄謂太極圖  
說與通書不類疑非周子所為不然則或是其學未成  
時所作不然則或是傳他人之文後人不辨也蓋通書  
理性命章言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  
二本則一曰一曰中即太極也未嘗於其上加無極字  
動靜章言五行陰陽陰陽太極亦無無極之文假令太



極圖說其所傳或其少時所作則作通書時不言無極蓋已知其說之非矣此言殆未可忽也兄謂梭山急迫看人文字未能盡彼之情而欲遽申已意是以輕於立論徒為多說而未必果當於理大學曰無諸已而後非諸人人無古今智愚賢不肖皆言也皆文字也觀兄與梭山之書已不能酬斯言矣尚何以責梭山哉尊兄向與梭山書云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為萬化本夫太極者實有是理聖人從而發明之耳非以空言立論使後人歎弄於頰舌紙筆之間也其為萬化根本

固自素定其足不足能不能豈以人言不言之故耶易大傳曰易有太極聖人言有今乃言無何也作大傳時不言無極太極何嘗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耶洪範五皇極列在九疇之中不言無極太極亦何嘗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耶太極固自若也尊兄只管言來言去轉加糊塗此真所謂輕於立論徒為多說而未必果當於理也兄彌句句而論字字而議有年矣耳益工益密立言精確足以悟疑辨惑乃反踈脫如此宜有以自反矣後書又謂無極即是無形太極即是有理周先生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為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



明之易 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况太極乎曉文義者舉知之矣自有大傳至今幾年未聞有錯認太極別為一物者設有愚謬至此奚啻不能以三隅反何足尚煩老先生特地於太極上加無極二字以曉之乎且極字亦不可以形字釋之蓋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猶言無中也是奚可哉若懼學者泥於形器而申釋之則宜如詩言上天之載而於下贊之曰無聲無臭可也豈宜以無極字加於太極之上朱子蕝謂濂溪得太極圖於穆伯長伯長之傳出於陳希夷其必有攷希夷之學老氏之

學也無極二字出於老子知其確章吾聖人之書所無有也老子首章言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而率同之此老氏之宗旨也無極而太極即是此自老氏學之不正見理不明所蔽此兄於此學用力之深為日之久曾此之不能辨何也通書中焉止矣之言與此昭然不類而兄曾不之察何也太極圖說以無極二字冠首而通書終篇未嘗一及無極字二程言論文字至多亦未嘗一及無極字假令其初實有是圖觀其後來未嘗一及無極字可見其道之進而不自以為是也兄今攷訂註釋表顯尊信如此其至恐未得為善祖述者也潘



清逸詩文可見矣彼豈能知濂溪者明道伊川親師承  
濂溪當時名賢居潘右者亦復不少濂溪之誌率屬於  
潘可見其子孫之不能世其學也兄何據之篤乎梭山  
兄之言恐未宜忽也孟子與墨者夷之辨則據其愛無  
差等之言與許行辨則據其與民並耕之言與告子辨  
則據其義外與人性無分於善不善之言未嘗泛為料  
度之說兄之論辨則異於是如某今者所論則皆據尊  
兄書中要語不敢增損或稍用尊兄泛辭以相繩糾者  
亦差有證據抑所謂夫民而後得反之也兄書令梭山  
寬心游意反復二家之言必使於其所說如出于吾之

所為者而無纖芥之疑然後可以蕪言立論而斷其可  
否則其為辨也不煩而理之所在無不得矣彼方深疑  
其說之非則又安能使之如出於其所為者而無纖芥  
之疑哉若其如出于吾之所為者而無纖芥之疑則無  
不可矣尚何論之立可否之可斷哉兄之此言無乃少  
傷於急迫而未精耶兄又謂一以急迫之意求之則于  
察理已不能精而於彼之情又不詳盡則徒為紛紛雖  
欲不差不可得矣殆夫子自道也向在南康論兄所解  
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一章邦是兄令某平心觀之  
某嘗荅曰甲與乙辨方各是其說甲則曰願某乙平心



也乙亦曰願其甲平心也平心之說恐難明白不若據  
事論理可也今此急迫之說寬心游意之說正相類耳  
論事理不必以此等壓之然後可明也梭山氣稟寬緩  
觀書未嘗草草必優游諷詠耐久紉繹今以急迫指之  
雖他人亦未諭也夫辯是非別邪正決疑似固貴于峻  
潔明白若乃料度羅織文致之辭願兄無易之也梭山  
兄所以不復致辯者蓋以兄執已之意甚固而人之言  
甚忽求勝不求益也某則以為不然尊兄平日惓惓于  
朋友求箴規切磨之益蓋亦甚至獨羣雌孤雄人非惟  
不敢以忠言進奸右亦未有能為忠言者言論之橫出  
其勢然耳向來相聚每以不能副兄所期為愧比者自  
謂少進方將圖合并而承教今兄為時所用進退殊路  
合并未可期也又蒙許其叶露輒寓此少見區區尊意  
不以為然又不憚下教政遠惟為國保愛以需柄用以  
澤天下



答陸子靜書

晦菴

今夏在玉山便中得書昔以入都旋復還舍疾病多故  
又苦無便不能即報然懷想德義與夫象山泉石之勝  
未嘗不西望太息也比日冬溫過甚恭惟尊候萬福諸  
賢兄令子姪眷集以次康寧來學之士亦各佳勝熹兩  
年冗擾無補公私第深愧歉不謂今者又蒙收召願前  
所被已極叨踰不敢冒進以速龍斷之譏已遣人申坐  
懇免矣萬一未遂所當力請以得為期杜門竊廩溫繹  
陋學足了此生所恨上恩深厚無路報塞死有餘憾也  
前書誨諭之悉敢不承教所謂古之聖賢惟理是視言



當於理雖婦人孺子有所不棄或乖理致雖出古書不  
敢盡信此論甚當非世僞淺見所及也但熹竊謂言不  
難擇而理未易明若於理實有所見則于人言之是非  
不翹白黑之易辨固不待訊其人之賢否而為去取不  
幸而吾之所謂理者或但出於一己之私見則恐其所  
取舍未足以為羣言之折衷也况理既未明則於人之  
言恐未免有未盡其意者又安可以遽絀古書為不足  
信而直任胸臆之所裁乎來書反復其於無極太極之  
辨詳矣然以熹觀之伏儀作易自畫一以下文王演易  
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

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夫先聖後聖  
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若於此有以灼然實見太極之真  
體則知不言者不為少而言之者不為多矣何至若此  
之紛紛哉余既不然則吾之所謂理者恐其足以為群  
言之折衷又况於人之言有所不盡者又非一二而已  
乎既蒙不鄙而教之熹亦不敢不盡其愚也且夫大傳  
之太極者何也即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具於三者之先  
而蘊於三者之內者也聖人之意正以其究竟至極無  
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  
云耳初不以其中而命之也至如北極之極屋極之極



皇極之極民極之極諸儒雖有解為中者蓋以此物之極當在此物之中非指極字而訓之中也極者至極而已以有形者言之則其四方八面合轉將來到此築底更無去處從此推出四方八面都無向背一切停勻故謂之極爾後人以其居中而能應四外故指其處而以中言之非以其義為可訓中也至於太極則又初無形象方所之可言但以此理至極而謂之極耳今乃以中名之則是所謂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一也通書理性命章其首二句言理次三句言性次八句言命故其章內無此三字而時以三字名其章以表之

則章內之言固已各有所屬矣蓋其所謂靈所謂一者乃為太極而所謂中者乃氣稟之得中與劉善劉惡柔善柔惡者為五性而屬乎五行初未嘗以是為太極也且曰中焉止矣而又下屬於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之云是亦復成何等文字義理乎今來喻乃指其中者為太極而屬之下文則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二也若論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元道體迥出常情不顧旁人是非不計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今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元不落方體若於此看得破方見得此老真得千聖以來



不傳之秘非但架屋下之屋壘牀上之床而已也今必以為未然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人言之意者三也至於大傳既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真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一陰而一陽者乃是道體之所為也故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有二名初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為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為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為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今乃深

詆無極之不然則是直以太極為有形狀有方所矣直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則又昧於道器之分矣又於形而上者之上復有况太極乎之語則是又以道上別有一物為太極矣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四也至熹前書所謂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為萬化根本乃是推本周子之意以為當時若不如此兩下說破則讀書錯認語意必有偏見之病聞人說有即謂之實有見人說無即以為真無耳自謂如此說得周子之意已是大煞分明只恐知道者歎其漏泄之過甚



不謂如老兄者乃猶以為未穩而難曉也請以喜書上  
下文意詳之豈謂太極可以人言而為加損哉是又理  
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五也來書又謂大傳  
明言易有太極今乃言無何耶此狀所以墜於高明者  
今夏因與人言易其人之論正如此當時對之不覺失  
笑遂至被劾彼俗儒膠固隨語解不足深恠老兄平日  
自視為何如而亦為此言耶老兄且謂大傳之所謂有  
果如兩儀四象八卦之有定位天地五行萬物之有常  
形耶周子之所謂無是果虛空斷滅都無生物之理耶  
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六也老子復

歸於無極無極乃無窮之義如莊生入無窮之門以遊  
無極之野云爾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今乃引之而謂  
周子之言實出乎彼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  
之意者七也高明之學超出方外固未易以世間言語  
論量意見測度今且以愚見執方論之則其未合有如  
前所陳者亦歆奉報又恐徒為紛紛重使世俗觀笑既而  
思之若遂不言則恐學者終無所取正較是二者寧可  
見笑於今人不可得罪於後世是以終不獲已而竟陳  
之不識老兄以為何如



與朱元晦書

象山

伏自夏中拜書尋聞得對方深贊喜冒疾遽興重為駭  
嘆賢者進退綽綽有裕所甚惜者為世道耳承還里第  
屢欲致書每以冗奪徒積傾馳江德功人至奉書備承  
作止之詳慰浣良劇比閱邸報竊知召命不容辭免莫  
須更一出否吾人進退自有大義豈直避嫌畏譏而已  
哉前日面對必不止于職守所及恨不得與聞至言後  
便倘可垂教否前書條析所見正以疇昔負兄所期比  
日少進方圖自贖耳來書誨之諄復不勝幸甚愚心有  
所未安義當展盡不容但已亦尊兄教之之意也近浙



間有後生貽書見規以為吾二人者所習各已成熟終不能以相為莫若置之弗論以俟天下後世之自擇鄙哉言乎此輩凡陋沉溺俗學悖戾如此亦可憐也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此理在宇宙間固不以人之明不明行不行而加損然人之為人則抑有其職矣垂象而覆物者天之職也成形而載物者地之職也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者人君之職也孟子曰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所謂行之者行其所學以格君心之非引其君於當道與其君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使斯道達乎天下也所謂學之者從師親友讀書考古學問思

辨以明此道也故少而學道壯而行道者士君子之職也吾人皆無常師周旋於羣言淆亂之中俯仰參求雖自謂其理已明安知非私見詖說若雷同相從一倡百和莫知其非此所甚可懼也幸而有相疑不合在同志之間正宜各盡所懷力相切磋期歸於一是之地大舜之所以為大者善與人同樂取諸人以為善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吾人之志當何求哉惟其是而已矣疇昔名言善議拳拳服膺而弗失樂與天下共之者以為是也今一旦以切磋而知其非則棄前日之所習勢當如出陷穽如避荆棘惟新之念



若決江河是得所欲而遂其志也此豈小智之私鄙陋  
之習榮勝耻負者所能知哉弗明弗措古有明訓敢悉  
布之尊兄平日論文甚取曾南豐之嚴健南康為別前  
一夕讀尊兄之文見其得意者必簡健有力每切敬服  
嘗謂尊兄才力如此故所取亦如此今閱來書但文辭  
繳繞氣象褊迫其致辨處類皆遷就牽合甚費今踈終  
不明白無乃為無極所累反困其才耶不然以尊兄之  
高明自視其說亦當如黑白之易辨矣尊兄嘗曉陳同  
父云歆賢者百尺竿頭進取一步將來不作三代以下  
人物省得氣力為漢唐分踈即更脫灑磊落今亦欲得

尊兄進取一步莫作孟子以下學術省得氣力為無極  
二字分踈亦更脫灑磊落古人質實不尚知巧言論未  
詳事實先著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所謂先知覺後  
知先覺覺後覺者以其事實實覺其事寔故言即其事事  
即其言所謂言顧行行顧言周道之衰文貌日勝事實寔  
湮於意見典訓蕪於辨說揣量摸寫之工依倣假借之  
似其條畫足以自信其習熟足以自安以子貢之達又  
得夫子而師承之尚不免此多學而識之之見夫子叩  
之彼固晏然而無疑先行之訓予欲無言之訓所以覺  
之者屢矣而終不悟顏子既沒其傳固在曾子蓋可觀  
者需文要



已尊兄之才未知其與子貢如何今日之病則有深於  
子貢者尊兄誠能深知此病則來書七條之說當不待  
條析而自解矣然相去數百里脫或不能自克淹回舊  
習則不能無遺恨請卒條之來書本是主張無極字而  
以明理為說其要則曰於此有以灼然寔見太極之真  
體其竊謂尊兄未曾實見太極之真體若寔見太極上  
面必不更加無極字下面必不加着真體字上面加無  
極字正是疊床上之牀下面着體字正是架屋下之屋  
虛見之與實見其言固自不同也又謂極者正以其究  
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

無以加此云耳就令如此又何必更於上面加無極字  
也若謂欲言其無方所無形狀則前書固言宜如詩言  
上天之載而於其下贊之曰無聲無臭可也豈宜以無  
極字加於太極之上繫辭言神無方矣豈可言無神言  
易無體矣豈可言無易老氏以無為天地之始以有為  
萬物之母以常無觀妙以常有觀徼直將無字搭在上  
面正是老氏之學豈可諱也惟其所蔽在此故其流為  
任術數為無忌憚此理乃宇宙之所固有豈可言無若  
以為無則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矣楊絳遽無  
君而孟子以為無君墨翟未遽無父而孟子以為無父



此其所以為知言也極亦此理也中亦此理也五居九  
疇之中而曰皇極豈非以其中而命之乎民受天地之  
中以生而詩言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豈非以其中命之  
乎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  
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理至矣外此豈更復  
有太極哉以極為中則為不明理以極為形乃為明理  
乎字義固有一字而數義者用字則專有一義者有兼  
數義者而字之指歸又有虛寔虛字則但當論字義寔  
字則當論所指之實論其所指之寔則有非字義所能  
拘者如元字有始義有長義有大義坤五之元吉屯之

元亨則是虛字專為大義不可復以他義參之如乾元  
之元則是實字論其所指之實則文言所謂善所謂仁  
皆元也亦豈可以字義拘之哉極字亦如此太極皇極  
乃是實字所指之實豈容有二充塞宇宙無非此理豈  
容以字義拘之乎中即至理何嘗不兼至義大學文言  
皆言知至所謂至者即此理也語讀易者曰能知太極  
即是知至語讀洪範者曰能皇極即是知至夫豈不可  
蓋同指此理則曰極曰中曰至其實一也一極備凶一  
極無凶此兩極字乃是虛字專為至義却使得極者至  
極而已於此用而已字方用得當尊兄龍號為精通詰



訓文義者何為尚惑於此無乃理有未明正以太泥而  
反之乎至如直以陰陽為形器而不得為道此尤不敢  
聞命易之為道一陰一陽而已先後始終動靜晦明上  
下進退往來闔闢盈虛消長尊卑貴賤表裏隱顯向背  
順逆存亡得喪出入行藏何適而非一陰一陽哉竒偶  
相尋變化無窮故曰其為道也屢遷變動不拘周流六  
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說卦曰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彖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  
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  
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

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下繫亦曰易之為書也  
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  
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今顧以陰陽為非備  
而直謂之形器其孰為昧於道器之分哉辯難有要領  
言詞有指歸為辯而失要領觀言而迷指歸皆不明也  
前書之辯其要領在無極二字尊兄確意主張曲為飾  
說既以無形釋之又謂周子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為一  
物故着無極二字以明之其於此見得尊兄只是強說  
來由恐無是事故前書舉大傳一陰一陽之謂道形而  
上者謂之道兩句以見粗識文義者亦知一陰一陽即



是形而上者必不至錯認太極別為一物故曰况太極乎此其指歸本自明白而兄曾不知察乃必見誣以道上別有一物為太極通書曰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致其中而止矣周子之言中如此亦不輕矣外此豈更別有道理乃不得比虛字乎所舉理性命章五句但欲見通書言中言一而不言無極耳中焉止矣一句不妨自是斷章兄必見誣以屬之下文兄之為辯失其指歸大率類此盡信書不如無書其寔深信孟子之言前書釋此段亦多援據古書獨頗不信無極之說耳兄處坐以

以直黜古書為不足信兄其深文矣哉大傳洪範毛詩周禮與太極圖說孰古以極為形而不得為中以一陰一陽為器而謂不得為道此無乃少黜古書為不足信而微任胸臆之所裁乎來書謂若論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不顧傷人是非不計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又謂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無方所無形狀誠令如此不知人有甚不敢道處但加之太極之上則吾聖門正不肯如此道耳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太極亦曷嘗隱於人哉尊兄兩下說無說有不知漏洩得多少如所謂



言傳文要 卷之三  
太極真體不傳之秘無物之前陰陽之外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迥出常情超出方外等語莫是曾學禪宗所得如此平時既私其說以自高妙及教學者則又往往秘此而多說文義此漏洩之說所從出也以實論之兩頭都無着實彼此只是葛藤未說氣質不美者樂寄此以神其姦不知繫絆多少好氣質底學者既以病已又病人殆非一言一行之過况其母以久習于此而重自反也區區之忠竭盡如此流俗無知必謂不遜書云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諒在高明正所樂聞若猶有疑願不憚下教

答陸子靜書

晦菴

來喻謂浙間後生貽書見規以為吾二人者所習各已成熟終不能以相為莫若置之勿論以俟天下後世之自擇鄙哉言乎此輩凡陋沈溺俗學悖戾如此亦可怜也熹謂天下之理有是有非正學者當明辨或者之說誠為未當然凡辨論者亦須平心和氣子細消詳反覆商量務求寔是乃有歸著如不能然而但於匆遽急迫之中肆文蔓躁率之詞以逞其忿懟不平之氣則恐反不若或者之言安靜和平寬洪悠久猶有君子長者之遺意也來書云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此理在宇宙間固不以人之明不明行不行而加損然人



之為人則亦有職矣垂象而覆物者天之職也成形而載物者地之職也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者人之職也孟子曰勞而學之壯而欲行之所謂行之者行其學也格君心之非引君於當道與其君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使斯道達乎天下也所謂學者從師親友讀書考古學問思辨以明此道也故少而於羣言淆亂之中俯仰參求雖自謂其理已明安知非私見說若雷同相從一唱百和莫知其非已明甚可相切磋期于一是之地大舜之所以為大者善與人同樂取諸人以為善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吾人之志當何求哉惟其是而已矣疇昔明言善謬拳拳服膺而弗失樂與天下共之者以為是也今一旦以切磋而知其非則奔前日之所習勢當如出陷阱如避荆棘惟新之念若決江河是得所歆而遂其志也此豈小智之私鄙陋之習榮勝耻負熹按此者所能知哉弗明弗措古有明訓敢悉布之

段所說規模宏大而指意精切如曰雖自謂其理已明

安知非私見蔽說及引大舜善與人同等語尤為的當熹雖至愚敢不承教但所謂莫知其非歸於一是者未知果安所決區區於此亦願明者有以深察而寔踐其言也來書云

古人質實不尚智巧言論未詳事寔先著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所謂先覺後知先覺後覺者以其事實覺其事寔故言即其事寔

即其言所謂言預行預言周道之衰文貌日勝事寔湮於意見典訓蕪于辨說揣量模寫之工依倣假借之以其條畫足以自信其習熟足以自安以子貢之達又得夫子而師承之尚不免此多學而識之見夫子叩之彼晏然而無疑先行之訓子欲無言之訓所以覺之者屢矣而終不悟顏子既沒其傳固在魯子蓋可觀已尊兄之才未知其與子貢何如今日之病則有深于子貢者尊兄誠能深知此病則來書七條之說當不待條析而自解矣然相去數百里瞬或未能自克淹回舊習則不能無遺熹詳此說蓋欲專務事寔不尚空言其意恨請幸條之

者需大要



甚美但今所論無極二字熹固已謂不言不為少言之  
不為多矣若以為非則且置之其於事寔亦未有害而  
賢昆仲不見古人指意乃獨無故於此創為浮辨累數  
百言三四往返而不能已其為湮蕪亦已甚矣而細考  
其間緊要節目並無酬酢只是一味慢罵虛喝又欲取  
勝未論顏魯氣象只子貢恐亦不肯如此恐未可遽以  
此而輕波也來書云尊兄未嘗實見太極之真體若寔  
見太極上面必不更加無極字下  
面必不加着真體字上面加無極字正是疊床之上床  
下面着真體字正是架屋下之屋虛見之與實見其言  
固自不熹亦謂老兄正為未識太極之本無極而有其  
體故必以中訓極而又以陰陽為形而上者之道虛見

之與實見其言果不同也來書云

老氏以無為天地之始以有為萬物之母

以常無觀妙以常有觀微直將無字搭在上面正是老氏之學豈可諱也

熹詳老氏之言有

無以有無為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為一正如南北

水火之相反更請子細著眼未可容易譏評也來書云

此理乃宇宙之所固有豈可言無若以為無則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矣

更請詳看熹

前書曾有無理二字否來書云

極亦此理也中亦此理也五居九疇之中而曰

皇極豈非以其中而命之乎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而詩  
言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豈非以其中命之乎中庸曰中  
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  
地位焉萬物育焉此理至矣外此豈更復有太極哉

極是名此理之至極中是狀此理之不偏雖然同是此

理然其名義各有攸當雖聖賢言之亦未嘗敢有所差



互也若皇極之極民極之極乃為標準之意猶曰立於此而示於彼使其有所向望而取正焉耳非以其中而命之也立我蒸民立與粒通即書所謂蒸民乃粒莫非爾極則爾指后稷而言蓋曰使我衆人皆得粒食莫非爾后稷之所立者是望耳尔字不指天地極字亦非指所受之中中者天下之大本乃以喜怒哀樂之未發此渾然無所偏倚而言太極固無偏倚而為萬化之本然其得名自為至極之極而兼有標準之義初不以中而得名也來書云以極為中則為不明理以極為形乃為明理乎老兄自以中訓極熹未嘗以形訓極也今若此言則是已不曉文義而

謂他人亦不曉也請更詳之來書云大學文言皆言知至熹詳知

至二字雖同而在大學則知為實字至為虛字兩字上

重而下輕蓋曰心之所知無不到耳在文言則知為虛

字至為實字兩字上輕而下重蓋曰有以知其所當至

之地耳西義既自不同而與太極之為至極者又皆不

相似請更詳之來書云直以陰陽為形器而不得為道此尤不敢聞命易之為道一陰

一陽而已先後始終動靜晦明上下進退往來闔闢盈

虛消長尊卑貴賤表裏隱顯向背順逆存亡得喪出入

行藏何適而非一陰一陽哉奇偶相尋變化無窮故曰

其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到柔相

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說卦曰觀變于陰陽而立卦

蒞揮于剛柔而生爻和順于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

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

者需文

卷之三



首曰仁與義下繫亦曰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  
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  
也三才之道也今顧以陰陽為非道而若以陰陽為形  
直謂之形器其說為味于道器之今哉  
上者形而下者復是何物更請見教若愚見與其所聞則曰凡  
有形象者皆器也其所以為是器之理者則道也如是  
則來書所謂始終晦明奇偶之屬皆陰陽所為之器獨  
其所以為是器之理如目之明耳之聰父之慈子之孝  
乃為備耳如此分別似差明白不知尊意如何來書云  
通書曰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  
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致其中而止矣周子之  
言中如此亦不輕矣外此豈更別有道理乃不得比虛  
字乎所舉理性命章五句但欲見通書言中言一而不  
言無極耳中焉止矣一句不妨自是斷章兒必見  
評以屬之下文兄之為辨失其指歸大率類此 周子

言中而以和字釋之又曰中節又曰達道彼非不識字  
者而其言顯與中庸相戾則亦必有說矣蓋此中字是  
就氣稟發用而言其無過不及處耳非直指本體未發  
無所偏倚者而言也豈可以此而訓極為中也哉來書  
引經必盡全章雖煩不厭而引通書乃獨截自中焉至  
矣而下此安得為不誤老兄本自不信周子政使誤引  
通書亦未為害何必諱此小失而反為不改之過來書  
云大傳洪範毛詩周禮 大傳洪範詩禮皆言極而已未  
與太極圖說說古 嘗謂極為中也先儒以此極處常在物之中央而為四  
方之所面向而取正故因以中釋之蓋亦未為甚失而



後人遂以極為中則又不識先儒之本意矣爾雅乃是  
纂集古今諸儒訓詁以成書其間蓋亦不能無誤不足  
據以為古又况其間但有以極訓至以殷齊訓中初未  
嘗以極為中乎來書云又謂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  
知人有甚不敢道處但加之太極耳無極而太極猶曰莫  
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致又如曰無為之為皆語執之當  
然非謂別有一物也其意則固若曰非如皇極民極屋  
極之有方所形象而但有此理之至極耳若曉此意則  
於聖門有何違叛而不肖道乎上天之載是就有中說  
無無極而太極是就無中說有若寔見得即說有說無

或先或後都無妨碍今必如此拘泥強生分別曾謂不  
尚空言專務事寔而反如此乎來書云夫乾確然示人

示人簡矣太極亦曷嘗隱于人哉尊兄兩下說無有不  
知漏洩得多少如所謂太極真體不傳之秘無物之前  
陰陽之外不屬有無不落方躰迥出常情超出方外等  
語莫是曾學禪宗所得如此平時既私其說以自高妙  
及教學者則又往往秘此而多說文義此漏洩之說所  
從出也以實論之兩頭都無着寔彼此只是葛藤未說  
氣質不美者樂寄此以神其姦不知繫絆多少好氣質  
底學者既以病已又以病人殆非一言一行之過兄其  
毋以久習于此太極固未嘗隱於人然人之識太極者  
則少矣往往只是於禪學中認得箇昭昭靈靈能作用

底便謂此是太極而不知所謂太極乃天地萬物本然  
之理亘古亘今擲撲不破者也迥出常情等語只是俗



談即非禪家所能專有不應傷者反當迴避况今雖偶  
然道着而其所見聽說即非禪家道理非如他人陰寔  
祖用其說而改頭換面陽諱其所自来也如曰私其說  
以自妙而又秘之曰寄此以神其姦又曰繫絆多少好  
氣質底學者則恐世間自有此人可當此語熹雖無狀  
自省得與此語不相似也來書引書云有言逆於汝心  
必求諸道此聖言也敢不承教但以來書求之於道而  
未之見但見其詞義差舛氣象粗率似與聖賢不甚相  
近是以竊自安其淺陋之習聞而未敢輕舍故步以追  
高明之獨見耳又記頃年嘗有平心之說而前書見喻

曰甲與乙辨方各自是其說甲則曰願乙平心也乙亦  
曰願甲平心也平心之說恐難明白不若據事論理可  
也此言美矣然熹所謂平心者非直使甲操乙之見乙  
守甲之說也亦非謂都不論事之是非也但欲兩家姑  
暫置其是已非彼之意然後可以據事論理而終得其  
是非之實如謂治疑獄者當公其心非謂便可改曲者  
為直改直者為曲也亦非謂都不問其曲直也但不可  
先以己意之向背為主然後可以審聽兩造之辭旁求  
參伍之驗而終得其曲直之當耳今以麗淺之心挾忿  
懟之氣不肯暫置其是已非彼之私而欲平義理之得



失則雖有判然如黑白之易見者猶恐未免於誤況其  
差有在於毫釐之間者又將誰使折其衷而能不謬也  
哉書尾云云中間江德功封示三策書中有小帖云陸  
子靜策三篇皆親手點對令默封納先欲作書臨行不  
肯作不知來喻何故乃爾此細事不足言世俗毀譽亦  
何足計但賢者言行不同如此為可疑耳熹已具此而  
細看其間亦尚有說未盡處大抵老兄昆仲同立此論  
而所以立論之意不同子美尊兄自是天資質實重厚  
當時看得此理有未盡處不能子細推究便立議論因  
而自信太過遂不可回見雖有病意寔無他老兄却是

先立一說務要突過有若子貢以上更不數近世周程  
諸公故於其言不問是非一例吹毛求疵湏要討不是  
處正使說得十分無病此意却先不好了况其言之粗  
率又不能無病乎夫子之聖固非以多學而得之然觀  
其好古敏求寔亦未嘗不多學但其中自有一以貫之  
處耳若如此空踈杜撰則雖有一而無可貫矣又何足  
以為孔子乎顏曾所以獨得聖學之傳正為其博文約  
禮足目俱到亦不是只是如此空踈杜撰也子貢雖未  
得承道統然其所知似亦不在今人之後但未有禪學  
可改換耳周程之生時世雖在孟子之下然其道則有



不約而合者反復來書竊恐老兄於其所言多有未解者恐皆未可遽以顏曾自處而輕之也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援曾子三省其身惟恐謀之不忠交之不信傳之不習其智之崇如彼而禮之卑如此豈有一毫自滿自足強辯取勝之心乎來書之意所以見教者甚至而其末乃有若猶有疑不憚下教言熹固不敢當此然區區鄙見亦不敢不為老兄傾倒也不審尊意以為何如曰未然則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亦可矣無復可望於必同也言及於此悚息之深千萬幸察近見國史濂溪傳載此圖說乃云自無極而為太極若使濂溪本書寔有自為兩字則信如老兄所言不敢辯矣然因渠添此二字却見得本無此字之意愈益分明請試思之



與劉子澄書

晦菴

伯恭無恙時愛說史學身後為後生輩糊塗說出一股惡口小家議論賤王尊霸謀利計功更不可聽子約立脚不住亦曰吾兄蓋嘗言之云爾中間不免極力排之今幸少定然其疆不可令者猶未肯豎降幡也子靜寄得對語來語意圓轉渾浩無疑滯處亦是渠所得效驗但不免些禪底意思昨答書戲之云這些子恐是葱嶺帶來渠定不伏然實是如此諱不得也近日建昌說得動地撐眉弩眼百恠俱出甚可憂懼渠亦本是好意但不合只以私意為主更不講學涵養直做得如此狂妄



世俗滔滔無話可說有志於學者又為此說引去真吾道之不幸也公度書來似有此病痛不知季章如何學問固是須着勇猛然此勇猛却要有箇用處若只兩手握拳努筋着力枉費十分氣力下稍無可成就便湏只是恠安而已吳伯起資質本是大段昏弱故得此氣力便能振厲而短長相補不至於恠然亦失之偏枯恐不能大有所就若資性中本有些子精神被此蕪作如陽藏人喫却伏火丹砂其不發狂者幾希耳近日因看大學見得此意甚分明聖賢已是八字打開了但人自不領會却向外狂走耳

答孫敬甫書

晦菴

喜衰病年例春夏須一蕪今年發遲者此衰年老態歎死之漸亦不足恠也祠官雖幸得請然時論洶洶未有寧息之期賤迹盖可保然姑使無媿於吾心則可已他非智慮所能避就也所喻因胸次隱微之病而知心之不可不存此意甚善吾之持敬致知實交相發而敬常為主所居既廣則所向坦然無非大路聖賢事業雖未易以一言盡然其大槩似恐不出此也年來多病杜門閑中見得此意頗端的故樂以告朋友也所論至善之意甚善其終烈文一章尤有力如陸氏之學則在近年



一種浮淺頗僻議論中固自卓然非其儔匹其徒傳習  
亦有能修其身能治其家以施之政事之間者但其宗  
旨本自禪學中來不可揜諱當時若只如晁文元陳忠  
肅諸人分明招認著寔受用亦自有得力處不必如此  
隱諱遮藏改名換姓欲以欺人而人不可欺徒以自欺  
而自陷於不誠之域也然在吾輩須但知其如此而弗  
為所惑若於吾學果有所見則彼之言釘釘膠粘一切  
假合處自然解折破散收不來矣切勿與辯以起其紛  
拏不遜之端而反為卞莊子所乘也少時喜讀禪學文  
字見果老與張侍郎書云左右既得此禪柄入手便可

改頭換面却用儒家言語說向士大夫接引後來學者  
其大意如此今不盡記其語矣後見張公經解文字一  
用此策但其遮藏不密索漏露處多故讀之者一見便  
知其所自來難以純自托於儒者若近年則其為術益  
精為說漫巧拋閃出沒頃刻萬變而幾不可辨矣然自  
明者觀之亦見其徒爾自勞而卒不足以欺人也但果  
老之書近見藏中印本却無此語疑是其徒已知此陋  
而陰削去之然人家必有舊本可考偶未暇尋訪也近  
得江西一後生書有兩語云瞬目扼腕而拍本心奮臂  
切齒而談端緒此亦甚中其鄉學之病然亦已戒之姑



務自明母輕議彼矣信筆不覺縷縷切勿輕以示人又  
如馬伏波之譏杜季良也所論太極之說亦為得之然  
此意直是要得日用之間厚自完養方有寔受用處不  
然則只是空言而反為彼瞬目切齒者所笑矣切宜深  
戒不可忽也

答江允適書

晦菴

嘗謂天命之性流行發用見於日用之間無一息之不  
然無一物之不體其大端全體即所謂仁而於其間事  
事物物莫不各有自然之分如方維上下定位不易毫  
釐之間不可差謬即所謂義立人之道不過二者而初  
未嘗相離也是以學者求仁精義亦未嘗不相為用其  
求仁也克去己私以復天理初不外乎日用之間其精  
義也辯是非別可否亦不離乎一念之際蓋無適而非  
天理人心體用之實未可差殊觀也孟子告齊王曰權  
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



嗚呼此求仁之方也而精義之本在焉孟子其可謂知  
言之要矣今執事以反身自認存真合體者自名其學  
信有意於求仁矣而必以精義之云為語道之精體而  
無與乎學者之用又以辨是非別可否為空言不充實  
用而有害乎簡易之理則熹恐其未得為至當之論也  
蓋曰道之精體則義不足以名之以義強名則義之為  
名又無所當此蓋原於不知義之所以為義是以既失  
其名因昧其寔於是乎有空言實用之說此正告子義  
外之蔽也既不知義則夫所謂仁者亦豈能盡得其全  
體大用之實哉近世為精義之說莫詳於正家之書而

五峰胡先生亦曰居敬所以精義也此言尤精切簡當  
深可玩味執事未以為然則試直以文義攷之精義入  
神正與利用安身為對其曰精此義而入於神猶曰利  
其用而安其身耳楊子所謂精而精之用字正與此同  
乃學者用功之地若謂精義二字只是道體則其下復  
有入神二字豈道體之上又有所謂神者而自道以入  
神乎以此言之斷可決矣抑所謂反身自認存真合體  
者以孔子克己復禮孟子勿忘勿助之說驗之則亦未  
免失之急迫而反與道為二大抵天人初無間隔而人  
以私意自為障礙故孔孟教人使之克盡己私即天理



不期復而自復惟日用之間所以用力循循有序不凌  
不躐則至於日至之省廓然貫通天人之際不待認而  
合矣今於古人所以下學之序則以為近於傀儡而鄙  
獸之遂欲由徑而捷出以為簡易又謂孔孟未嘗有分  
明指訣殊不知認而後合揠苗助長其不簡易而為傀  
儡亦已大矣熹竊以為日用之間無一事一物不是天  
真本體孔孟之言無一字一句不是分明指訣故孔子  
曰吾無隱乎爾又曰天何言哉而子貢曰夫子之文章  
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豈  
平日雅言常行之外而復有所謂分明指訣者哉此外  
抵牾尚多然其大槩節目具於是矣以執事教誨不倦  
念未有承晤之期不敢久虛大賜是以冒昧罄竭其愚  
伏惟恕其狂妄少賜覽觀還以一言示及可否虛心以  
俟如有所疑不敢不以復也



唐會元精選諸儒文要卷之三

唐會元精選諸儒文要卷之四

荅廖子晦書

晦菴

問德明舊嘗極力尋究於日用事上若有所感而知吾身之具有者廣大虛靜範圍天地根本萬物易所謂寂然不動中庸所謂喜怒哀之未發者是也德明將以此為大本漸加脩治之功未知所見是否因聖門之學下學而上達至於窮神知化亦不過德盛仁熟而自至耳若如釋氏理須頓悟不做漸脩之云則上達而下學也其與聖學亦不同矣而近世學者每欲因其近似而說合之是以為說雖詳用心雖苦而卒不近也中庸所謂喜



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者皆中節謂之和。只是說情之未發無所偏倚。當此之時萬里畢具而天下萬物無不由是而出焉。故學者於此涵養栽培而情之所發自然無不中節耳。故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此皆日用分明底事不必待極力尋究。忽然有感如來喻之云然後為得也。必若此云則是溺於佛氏之學而已。然為彼學者自謂有見而於四端五典良知良能天理人心之實然而不可易者皆未嘗略見彷彿甚者。披根拔本顛倒錯繆無所不至。則夫所謂見者殆亦用心太過意慮泯絕恍惚之間瞥見心性之影象耳。與

聖門真實知見端的踐履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學豈可同年而語哉。問明道先生曰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言其上下察也。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同德明竊謂萬物在吾性分中如鑑中之影仰天而見鳶飛俯淵而見魚躍上下之間無非道體之所在也。方其有事而勿正之時必有參乎其前而不可致詰者。鳶飛魚躍皆其分內耳。活潑潑地智者當自知之。答為飛魚躍道體無乎不在當勿忘勿助之間天理流行正如是耳。若謂萬物在吾性分中如鑑之影則性是一物物是一物以此照波以波入此橫渠先生所謂若謂萬象為大虛中所見則



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者正譏此耳問夫子告  
子路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意若曰知  
人之理則知鬼之理知生之理則知死之理存乎我者  
無二物也故正蒙謂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而不亡  
者可與言性矣竊謂死生鬼神之理斯言盡之君子之  
學汲汲脩治澄其濁而求清者蓋欲不失其本心凝然  
而長存不為造化陰陽所累如此則死生鬼神之理將  
一於我而天下之能事畢矣彼釋氏輪回之說安足以  
語此答盡愛親敬長貴貴尊賢之道則事鬼之心不外  
乎此矣知乾坤變化萬物受命之理則生之有死可得

而推矣夫子之言固所以深曉子路然學不躐等於此  
亦可見矣近世說者多借先聖之言以文釋氏之旨失  
其本意遠矣問德明平日鄙見未免以我為主蓋天地  
人物統體只是一性生有此性死豈遽亡之夫水有所  
激與所礙則成漚正如二機闔闢不已妙合而成人物  
夫水固水也漚亦不謂之水特其形則漚滅則還  
復是本水也人物之生雖一形具一性及氣散而滅還  
復統體是一而已豈復分別是人是物之性所未瑩者  
正唯祭享一事推之未行若以為果饗耶神不歆非類  
大有界限與體統還一之說不相似若曰饗與不饗蓋



不必問但報本之道不得然而詩書却明言神嗜飲  
食祖考來格之類則又極似有饗之者竊謂人雖死無  
知覺知覺之原仍在此以誠感彼以類應若謂盡無知  
覺之原只是一片太虛寂則斷滅無復實然之理未安  
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則智愚於此亦各不同故人不  
同於醒雖以于鳥獸草木愚為公共道理然人湏全而歸之然後足以安吾之死不  
然則人何用求至聖賢何用與天地相似倒行逆施均  
於一死而不害其為人直與鳥獸虫魚俱壞懵不知  
其所也固死生之論向來奉荅所論知生事人之問已  
發其端而近荅嵩卿書論之尤詳意明者一讀當已洞

然無疑矣而來書之論尚復如此雖其連類引義若無  
津涯然尋其大指則皆不出前此兩書所論之中也豈  
未嘗深以鄙說思之而直以舊說為主乎既承不鄙又  
不得有以奉報幸試思之蓋賢者之見所以不能無  
失者正坐以我為主以覺為性耳夫性者理而已矣乾  
坤變化萬物受命雖所稟之在我然其理則非有我之  
所得私也所謂反身而誠蓋謂盡其所得乎己之理則  
知天下萬物之理初不外此非謂盡得我此知覺則衆  
人之知覺皆是此物也性只是理不可以聚散言其聚  
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矣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



皆氣之為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初不為聚散而有無也但有是理則有是氣苟氣聚乎此則其理亦命乎此耳不得以水漚比也鬼神便是精神魂魄程子所謂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張子所謂二氣之良能皆非性之謂也故祭祀之禮以類而感以類而應若性則又豈有類之可言耶然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矣其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也故上蔡謂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然聖人之制祭祀設主立尸炳蕭灌鬯或求之陰或求之陽無所不用其極而猶止曰庶或享之而已其至誠惻怛精微恍惚之意蓋有

聖人所不欲言者非可以世俗粗淺知見執一而求也豈曰一受其成形則此性遂為吾有雖死而猶不滅哉然自為一物哉乎窅然一體之中以俟夫子孫之求而時出以饗之耶必如此說則其界限之廣狹安頓之處所必有可指言者且自開闢以來積至於今其重併積疊計已無地之可容矣是又安有此理耶且乾坤造化如大洪爐人物生生無少休息是乃所謂實然之理不憂其斷滅也今乃以一片太虛窅目之而反認人物已死之知覺謂之實然之理豈不誤哉又聖賢所謂歸全安死者亦曰無失其所受乎天之理則可以無愧而死



耳非以為寔有一物可奉持而歸之然後吾之不斷不  
滅者得以晏然安處乎冥漠之中也天壽不貳脩身以  
俟之是乃無所為而然者與異端為生死事大無常迅  
速然後學者正不可同日而語今乃混而言之以彼之  
見為此之說所以為說愈多而愈不合也凡此皆亦粗  
舉其端其曲折則有非筆舌所能盡幸併前兩說參考  
而熟思之其必有得矣若未能遽通即且置之姑以理  
之切近而平易者寔下窮格功夫使其積累而貫通焉  
則於此自當曉解不必別作一道理求也但恐固守舊  
說不肯如此下工則拙者雖復多言終亦無所補耳

附晦菴與連嵩卿書

所謂天地之性即我之性豈有死而遂亡之理此說亦  
未為非但不知為此說者以天地為主耶以我為主耶  
若以天地為主則此性即自是天地間一箇公共道理  
更無人物彼此之間死生古今之別雖曰死而不亡然  
非有我之得私矣若以我為主則只是於自己身上認  
得一箇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物即便目為己性把持  
弄到死不肯放舍謂之死而不亡是乃私意之尤者尚  
何足以與語死生之說性命之理哉釋氏之學本是如  
此今其徒之黠者徃徃自知其陋而稍諱之却去上頭



別說一般玄妙道理雖若澆漾不可致詰然其歸宿寔不外此果如此則是一箇天地性中別有若干人物之性每性各有界限不相交雜改名換性自生自死便不由天地陰陽造化而為天地陰陽者亦無所施其造化矣是豈有此理乎煩以此問子晦渠必有說却以見論

與廖子晦書

晦菴

前此屢辱賜書有所講論每竊怪其語之不倫而未深曉其故只據一時鄙見所未安處草草奉荅泚泚只是說得皮膚不能切中其病所以賢者亦未深悉而猶有今日之論也此雖微陋踈率之罪然因此却得左右明辨力扣敷述詳明然後乃能識得前後所說之本意而區區愚見亦因得以自竭非小補也蓋詳來喻正謂日用之間別有一物光輝閃爍動蕩流轉是即所謂無極之真所謂谷神不死二語皆來書所引所謂無位真人此釋氏語正谷神之苗長也學者合下便要識得此物



而後將心思想象照管要得常在目前乃為根本工夫至於學問踐履零碎湊合則自是下一截事與此粗細迥然不同雖以顏子之初鑽高仰堅瞻前忽後亦是未見此物故不得為實見耳此其意則善矣然果若是如此則聖人設教首先便合痛下言語直指此物教人著緊察要令實見著緊把捉要常在目前以為直截根原之計而却都無此說但只教人格物致知克己復禮一向就枝上零碎做工夫豈不誤人枉費日力耶論孟之言平易明白固無此等玄妙之談雖以子思周子契緊為人特中庸太極之書以明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說用工

夫處只說擇善固執學問思辨而篤行之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子脩之吉而已未嘗使人日用之間必求見此天命之性無極之真而固守之也蓋原此理之所自来雖極微妙然其寔只是人心之中許多合當做的道理而已但推其本則見蟠於人心而非人力之所能為故曰天命雖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寔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耳若論功夫則只擇善固執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處非是別有一段根原功夫又存講學應事之外也如說求其放心亦只是說日用之間收斂整齊不使心念向外走作庶幾其中許多合



做底道理漸次分明可以體察亦非提取此物藏在胸中然後別分一心出外以應事接物也來書云事事物物皆有定理如仁義禮智之性視聽言動之則皆從天命中來須如顏曾洞見全體即無一不善此說雖似無病然詳其語脉其意指亦是以天命全體者為一物之渾然而仁義禮智之性視聽言動之則皆是其中零碎查滓之物初不異前說也至論所以為學則又不在于事事物物之實理而特以洞見全體為功凡此似亦只是舊病也且曰洞見全體而後事無不善則是未見已前未嘗一一窮格以待貫通而直以意識想象之耳

是與程子所謂對塔說相輪者何以異哉

問德明自得賜誨日夕不去手紬繹玩味未能盡究亦嘗隨所知而為之說蓋天人無二理本末無二致盡人道即天道亦盡得於末則本亦未離雖謂之聖人亦曰人倫之至而已佛氏離人而言天岐本末而有所擇四端五常之有於性者以為理障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所不能無者以為緣合甚則以天地陰陽人物為多化未嘗或過而問焉而直語太虛之性夫天下無二理豈有天人本末輒生取舍而可以為道乎夫其所見如此則亦偏小而不全矣豈所謂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學哉



聖門下學而上達由灑掃應對進退而往雖飲食男女無所不用其敬蓋君子之道費即日用也隱即天理也即日用而有天理則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間應對酬酢食息視聽之頃無一而非理者亦無一之可紊一有所紊天理喪矣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敬由是而操之固習之熟則隱顯混融內外合一而道在我矣佛者烏之以語是哉佛氏之所謂悟亦瞥見端倪而已天理人心寔然而不可易者則未嘗見也其所謂脩亦攝心安坐而已棄人倫滅天理未見其有得也此先生所以謂其卒不近也喜怒哀樂之未發即寂然不動者是也即

此為天地之心即此為天地之本天下無二本乾坤變化萬類分操無不由是而出而形形生生各有天性此本末之所以不可分也得其靈而為人而於四者之際淵然而虛靜若不可以名言者而子思以其無所偏倚而謂之中孟子以其純粹而謂之善夫子即謂生生之體而言之以仁名不同而體一亦未嘗離於日用之間此先生所以謂其分明不待尋究者也某昔者讀紛然不一之書而不得要領泛觀乎天地陰陽人物鬼神而不能一在邇求遠未免有極力尋究之過亦嘗聞於龜山先生之說曰未言盡心先須理會心是何物若體得



了然今明然後可以言盡某前日之說正坐是也然道  
無須更可離日用昭昭奚俟於尋究此先生所謂丁寧  
開喻其敢不敬承至於鑑影之惑非先生之教幾殆也  
某昔者閑居默坐見夫所謂充周而洞達者萬物在其  
中各各呈露遂以鑑影之辭為近推之以為鳶魚之說  
竊以為似之先生以太虛萬像而闢其失某讀之久始  
大悟其非若爾則鳶與吾性分為二物矣詳究先生之  
意蓋鳶魚之生必有所以為鳶與者此道体之所在也  
其飛其躍豈鳶魚之私蓋天理發越而不可已也勿忘  
勿助長之間天理流行無纖毫之私正類是此明道先  
生所以謂之同某鄙見如此未知合于先生之意否乎  
○答來喻一一皆契鄙懷足見精敏固知前此心期之不  
謬也



答徐子融書

晦菴

有性無性之說殊不可曉當時方叔於此本自不曾理會率然躡等揀難底問熹若照管得到則於此自合不答且只教他子細熟讀聖賢明白平易切寔之言就已分上依次第做工夫方有益於彼而我亦不為失言却不合隨其所問率然答之致渠一向如此狂妄此熹之罪也駟不及舌雖悔莫追然既有此話頭又不容不結末今試更為諸君言之若猶未以為然則亦可以忘言矣伊川先生言性即理也此一句自古無人敢如此道心則知覺之在人而具此理者也橫渠先生又言由太



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其名義亦甚密皆不易之至論也蓋天之生物其理固無差別但人物所稟形氣不同故其心有明暗之殊而性有全不全之異耳若所謂仁則是性中四德之首非在性外別為一物而與性並行也然唯人心至靈故能全此四德而蕪為四端物則氣偏駁而心昏蔽固有所不全矣然其父子之相親君臣之相統間亦有僅存而不昧者然欲其克己復禮以為仁善善惡惡以為義則有所不能矣然不可謂無是性也若生物之無知覺者則又其形氣偏中之偏者故理之

在是物者亦隨其形氣而自為一物之理雖硤復可論仁義禮智之彷彿然不可謂無是性也此理甚明無難曉者自是方牀暗昧膠固不足深責不謂子融亦不曉也至引釋氏識神之說則又無干涉蓋釋氏以虛空寂滅為宗故以識神為生死根本若吾儒之論則識神乃是心之妙用如何無得但以此言性則無交涉耳又謂枯槁之物只有氣質之性而無本然之性此語尤可笑若果如此則是物只有一性而人却有兩性矣此語非常醜差蓋由不知氣質之性只是此性隨在氣質之中故隨氣質而自為一性正周子所謂各一其性者向使



原無本然之性則此氣質之性又從何處得來耶况亦非獨周程張子之言為然如孔子言成之者性又言各正性命何嘗分別某物是有性底某物是無性底孟子言山之性水之性山水何嘗有知覺耶若於此看得通透即知天下無無性之物除是無物方無此性若有此物譬如性象喻木燒為灰人陰為土亦有此灰土之性安得謂枯槁無性也又如狹其性而遺之以下種種恠說尤為可笑今亦不暇細辨但請虚心靜慮詳味此說當自見得如看未透即且放下就平易明白切實處玩索涵養使心地虛明久之渾自見得不須如此信口信意馳騁空言無益於已而徒取易言之罪也如不謂然則請子融方將自立此論以為宗旨熹亦安能必二公之見從耶至於易之說又別是一事今於自己今上見成易曉的物尚且理會不得何暇及此當俟異日心虛氣平萬里融徹看得世間文字言語無不通達始可細細商量耳此等若理不得亦未妨事且關所疑而徐思之不當便如此咆哮無禮也



答周益公書

晦菴

前者累蒙誨諭范碑曲折考据精博論議正平而措意深遠尤非常情所及又得吕子約錄記所被教墨叅互開發其辨益明熹之孤陋得與聞焉幸已甚矣復何敢措一辭於其間哉然隱之於心竊有所不能無疑者盖嘗竊謂吕公之心固非晚生所窺度然當其用事之時舉措之不合衆心者盖亦多矣而又惡忠賢之異已必力排之使不能容於朝廷而後已是則一世之正人端士莫不惡之况范歐二公或以諷議為官或以諫諍為職又安可置之而不論且論之而合於天下之公議則



又豈可謂之太過也哉逮其晚節知天下之公議不可  
以終拂亦以老病將歸而不復有畏忌又慮夫天下之  
事或終至於危亂不可如何而彼衆賢之排去者或將  
起而復用則其罪必歸於我而并及於吾之子孫是以  
寧損故怨以為收之桑榆之計蓋其慮患之意雖未必  
盡出於至公而其補過之善天下實被其賜則世之遂  
非長惡力戰天下之公議以貽患於國家者相去遠矣  
至若范公之心則其正大光明固無宿怨而惓惓之義  
實在國家故承其善意既起而樂為之用其自訟之書  
所謂相公有汾陽之心之德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者

亦不可不謂之傾倒而無餘矣此最為范之盛德而他  
人所難者歐陽公亦識其意而特書之蓋呂公前日之  
貶范公自為可罪而今日之起范公自為可書二者各  
記其實而美惡初不相掩則又可見歐公之心亦非淺  
之為丈夫矣今讀所賜之書而求其指要則其言若曰  
呂公度量渾涵心術精深所以期於成務而其用人才  
德兼取不為諸賢專取德望之偏故范歐諸公不足以  
知之又未知其諸子之賢而攻之有大過者後來范公  
雖為之用然其集中歸重之語亦甚平平蓋特州郡之  
常禮而寔則終身未嘗解仇也其後歐公乃悔前言之



過又知其諸子之賢故因范碑託為解仇之語以見意而忠宣獨知其父之心是以直於碑中刊去其語雖以取怒於歐公而不憚也凡此曲折指意微密必有不苟然者願於愚見有所未安不敢不詳布其說以求是正伏惟恕其僭易而垂聽焉夫呂公之度量心術期以濟務則誠然矣然有度量則宜有以容議論之異同有心術則宜有以辨人才之邪正欲成天下之務則必從善去惡進賢退奸然後可以有濟今皆反之而使天下之執日入於昏亂下而至於區區西事一方之病非再起范公幾有不能定者則其前日之所為又惡在其有度

量心術而能成務也哉其用人也欲才德之兼取則亦信然矣然范歐諸賢非徒有德而短於才者其於用人蓋亦兼收而並取雖以孫元規滕子京之流恃才自肆不入規矩亦皆將護容養以盡其能而未嘗有所廢棄則固非專用德而遺才矣而呂公所用如張李二宋始論其才亦決非能優於二公者乃獨去此而取彼至於一時豪俊所弛之士窮而在下者不為無人亦未聞其有以羅致而器使之也且其初解相印而荐王隨陳堯佐以自代則未知其所取者為才也耶為德也耶是以不足以自解矣若謂范歐不足以知呂公之心又不料



其子之賢而攻之大過則其所攻事皆有迹顯不可掩  
安得為過且為侍從諫諍之官為國論事乃視宰相子  
弟之賢否以為前却亦豈人臣之誼哉若曰范公之仇  
初未嘗解則范公既以吕公而再逐及其起任西事而  
超進職秩乃適在吕公三入之嘗若范公果有怨於吕  
公而不釋乃閔默受此而無一語以自明其前日之志  
是乃內懷憤毒不能以理自勝而但以貪得美官之故  
俛而受其籠絡為之驅使未知范公之心其肯為此否  
也若曰歐公晚悔前言之失又知其諸子之賢故因范  
碑以自解則是畏其諸子之賢而欲因為自托之計於

是寧賣死友以結新交雖至以無為有愧負幽冥而不  
遑恤又不知歐公之心其忍為此否也况其所書但記  
解仇之一事而未嘗并譽其他美則前日斥逐忠賢之  
罪亦未免於所謂欲蓋而彰者又何足以贖前言之過  
而媚其後人也哉若論忠宣之賢則雖亦未易輕議然  
觀其事業規模與文正之洪毅開豁終有未十分肖似  
處蓋所謂可與立而未可與權者乃翁解仇之事度其  
心未必不深耻之但不敢出之於口耳故潛於墓碑刊  
去此事有若避諱然者歐公以此深不平之至屢見於  
書疏非但墨莊所記而已况龍川志之於此又以親聞



張安道之言為左驗張寔呂黨尤足取信無疑也若曰  
范公果無此事而直歐公所誣則為忠宣者正當沫血  
飲泣貽書歐公具謝其所以然者以白其父之心迹而  
俟歐之命以為進退若終不合則引義告絕而更以屬  
人或姑無刻石而待後世之君子以定其論其亦可也  
乃不出此而直於成文之中刊去數語不知此為何等  
舉措若非實諱此事故隱忍寢默而不敢誦言則曷為  
其不為彼之明白而直為此黯闇耶今不信范公出處  
文辭之寔歐公丁寧反復之論而但取于忠宣進退无  
據之所為以為有無之決則區區於此誠有不能識

者若據寔而言之但曰呂公前日未免蔽賢之罪而其  
後日誠有補過之功范歐二公之心則其終始本末如  
青天白日無纖毫之可議若范公所謂平生無怨惡於  
一人者尤足以見其心量之廣大高明可謂百世之師  
表至於忠宣則所見雖狹然亦不害其為守正則不費  
詞說而名正言順無復可疑矣不審尊意以為何如狂  
瞽之言或未中理得賜鐫曉幸甚後書誨諭又以昭錄  
不書解仇之語而斷其無有則熹以為呂公拜罷范公  
進退既直書其歲月則二公前憾之釋然不待言而喻  
矣不然則昭錄書成歐公固已不為史官而正獻忠宣



又皆已為時用范固不以墓碑全文上史氏而呂氏之意亦恐其有所未快於歐公之言也是以姑歆置而不言以泯其迹而不知後世之公論有不可誣者是以啓今日之紛紛耳如又不然則范公此舉雖其賢子尚不能識彼為史者知之必不能如歐之深或者過為隱避亦不足恠恐亦未可以此而定其有無也墨莊之錄出於張邦基者不知其何人其所記歐公四事以為得之公孫當世而子約以為紹興舍人所記此固未知其孰是但味其語意實有後人道不到處疑或有自來耳若談叢之書則其記事固有得於一時傳聞之誤者然而

此病在古雖遷固之博近世則溫公之誠皆所不免况於後山雖頗及見前輩然其平王綴跡多在田野則其見聞之間不能得事實宜必有之恐亦未可以此便謂非其所著也丹朱之云誠為太過然歐公此言嘗為令狐父子繁簡而蒞初亦無大美惡但以一肯語執之適然不暇擇其擬倫之輕重耳故此言者雖未敢必其為公之言而亦未可定其非公之言也此等數條不足深論然偶因餘誨之及而并講之使得皆蒙裁正則亦不為無小補者唯是所與子約書中疑學道三十年為後學之言者則熹深感焉而尤以為不可以不辨不審明



言何所惡於斯言而疑之也以道為高遠玄妙而不可學耶則道之得名正以人生日用當然之理猶四海九州百千萬人當行之路耳非若老佛之所謂道者空虛寂寞而無與於人也以道為迂遠踈濶而不必學耶則道之在天下君臣父子之間起居動息之際皆有一定之明法不可頃刻而暫廢故聖賢有作立言垂訓以著明之巨細精粗無所不備而讀其書者必當講明究索以存諸心行諸身而見諸事業然後可以盡人職而立乎天地之間不但玩其文詞以為綴緝纂組之工而已也故子游誦夫子之言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

則易使而夫子是之則學漸云者豈近世後學之言哉若謂歐公未嘗學此而不當以此自名耶則歐公之學雖於道體猶有欠闕然其用力於文字之間而泝其波流以求聖賢之意則於易於詩于周禮於春秋皆嘗反覆窮究以訂先儒之繆而本論之篇推明性善之說以為息邪距詖之本其賢於當世之號為宗工巨儒而不免於祖尚浮虛信惑妖妄者又遠甚其於史記善善惡惡如唐六臣傳之屬又能澤國家所以廢興存亡之幾而為天下後世深切著明之永鑒者固非一端其他文說雖或出於遊戲翰墨之餘然亦隨事多所發明而詞



氣藹然寬平深厚精切的當真韓公所謂仁義之人者  
恐亦未可謂其全不學道而直以燕許楊劉之等期之  
也若謂雖嘗學之而不當自命以取高標揭己之嫌耶  
則為士而自言其學道猶為農而自言其服田為賈而  
自言其通貨亦非所以為夸若韓公者至乃自謂己之  
道乃夫子孟軻楊雄所傳之道則其言之不讓益甚矣  
又可指為後生之語而疑之耶凡此又皆熹之所未論  
蓋嘗反復思之而竟不得其說是以不敢默默而不以  
求正於有道惟高明恕而教之

養生主說

晦菴

莊子曰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皆以為經督舊以  
為中蓋人身有督脉循脊之中貫徹上下故衣背當中  
之縫亦謂之督皆中意也老莊之學不論義理之當否  
而但欲伊阿於其間以為全身避患之計正程子所謂  
閃奸打訛者故其意以為為善而近名者為善之過也  
為惡而近刑者亦為惡之過也唯能不大為善不大為  
惡而但循中以為常則可以全身而盡年矣然其為善  
無近名者語或似是而寔不然蓋聖賢之道但教人以  
力於為之之實初不教人以求名亦不教人以逃名也



蓋為學而求名者自非為己之學蓋不足道若畏名之累已而不敢盡其為學之力則其為心亦已不公而稍入於惡矣至謂為惡無近刑則尤悖理夫君子之惡惡如惡惡臭非有所畏而不為也今乃擇其不至於犯刑者而竊為之至於刑禍之所在巧其途以避之而不敢犯此其計私而害理又有甚焉乃欲以其依違苟且之兩間為中之所在而循之其無忌憚亦益甚矣客嘗有語予者曰昔人以誠為入道之要恐非易行不若以中易誠則人皆可行而無難也予應之曰誠而中者君子之中庸也不誠而中小人之無忌憚耳今世俗苟偷恣

睢之論蓋多類此不可不深察也或曰然則莊子之意得無與子莫之執中者類耶曰不然子莫執中但無權耳蓋猶擇於義理而誤執此一定之中也莊子之意則不論義理專計利害又非子莫之比也蓋迹其本心實無以異乎世俗鄉原之所見而其揣摩精巧校計深切則又非世俗鄉原之所及是乃賊德之尤者所以清談盛而晉俗衰蓋其執有所必至而王通猶以為非老莊之罪則吾不能識其何說也既作皇極辨因感此意有相似者謾筆之於後云



釋氏論

晦菴

或問子之言釋氏之術者原於莊子承錮削鑿之論其有稽乎朱子曰何獨此哉凡彼言之精者皆竊取莊列之說以為之宋景文公於唐書李蔚等傳既言之矣蓋佛之所生去中國絕遠其書來者文字音讀皆累數譯而後通而其所謂禪者則又出於口耳之傳而無文字之可據以故人人得竄其說以附益之而不復有所考驗今其所以或可見者獨賴其割裂裝綴之迹猶有隱然於文字之間而不可揜者耳蓋凡佛之書其始來者如四十二章遺教法華金剛光明之類其所言者不過



清虛緣業之論神通變見之術而已及其中間為其學者如惠遠僧肇之流乃始稍竊莊列之言以相之然尚未敢正以為出於佛之口也及其久而耻於假借則遂顯然篡取其意而文以浮屠之言如楞嚴所謂自聞即莊子之意而圓覺所謂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即列子所謂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者也凡若此類不可勝舉然其說皆粹於書首其無以繼之然後佛之本真乃見如結壇誦呪二十五輪之類以至大力金剛吉盃茶鬼之屬則其麁鄙俗惡之狀校之首章至玄極妙之指蓋水火之不相入矣至於禪者之言

則其始也蓋亦出於晉宋清談議論之餘習而稍務反求靜養以默證之或能頗出神怪以銜流俗而已如一葉五花之識隻履西歸之說雖未必實有是事然亦可見當時所尚者止於如此也其後傳之既久聰明才智之士或頗出於其間而自覺其陋於是更出已意益求前人之所不及者以陰佐之而盡諱其怪幻鄙俚之談於是其說一旦超然真若出乎道德性命之上而惑之者遂以為果非堯舜周孔所能及矣然其虛夸詭譎之情險巧懷浮之態展轉相高日以益甚則又反不若其初清虛靜默之說猶為波善於此也以是觀之則凡釋



氏之本末真為可知而其所竊豈獨承綱削鑿之一言而已哉且又有一說為夫佛書本皆胡語譯而通之則或以數字為中國之一字或以一字而為中國之數字而今其所謂偈者句齊字偶了無餘欠至於所謂二十八祖傳法之所謂者則又頗協國音韻或用唐詩聲律自其徒之稍黠如惠洪輩者則已能知其謬而強為說以文之願服衣冠通今古號為士大夫如楊大年蘇子由輩者反不悟而筆之於書也嗚呼以是推之則亦不必問其理之是非而其增加之偽迹狀明白益無所逃矣宋公之論信而有證世之惑者于此其亦可以少悟也哉

讀大紀

晦菴

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天得之而為天地得之而為地而凡生於天地之間者又各得之以為性其張之為三綱其紀之為五常蓋皆此理之流行無所適而不在若其消息盈虛循環不已則自未始有物之前以至人消物盡之後終則復始始復有終又未嘗有傾刻之或停也儒者於此既有以得於其心之本然矣則其內外精粗自不容有纖毫之間而其所以脩己治人垂世立教者亦不容其纖毫造作輕重之私焉是以因其自然之理而成自然之功則有以參天地贊化育而幽明巨細無



一物之遺也若夫釋氏則自其因地之初而與此理已背馳矣乃欲其所見之不差所行之不謬則豈可得哉蓋其所以為學之本心正為惡此理之充塞無間而使已不得一席無理之地以自安馱此理之流行不息而使已不得一息無理之時以自肆也是以叛君親棄妻子入山林捐軀命以求其所謂空無寂滅之地而逃焉其量亦已隘而其執亦已逆矣然以其立心之堅苦用力之精專亦有以大過人者故能卒如所欲而寔有見焉但以言行求之則其所見雖自以為至玄極妙有不可以思慮言語到者而於吾之所謂窮天地亘古今本然

不可易之實理則反瞢然其一無所覩也雖自以為直指人心而寔不識心雖自以為見性成佛而實不識性是以殄滅彝倫墮於禽獸之域而猶不自知其有罪蓋其寔見之差有以陷之非其心之不然而故欲為是以惑世而罔人也至其為說之窮然後乃有不舍一法之論則似始有為是遁詞以蓋前失之意然亦其秉彝之善有終不可得而殄滅者是以剪伐之餘而猶有此之僅存又以牽於實見之差是以有其意而無其理能言之而卒不能殉踐其言也凡釋氏之所以為釋氏者始終本末不過如此蓋亦無足言矣然以其有空寂之說



而不累於物歆也則世所謂賢者好之矣以其有玄妙  
之說而不滯於形器也則世之所謂智者悅之矣以其  
有生死輪迴之說而自謂可以不淪於罪罟也則天下  
之傭奴爨婢黥髡盜賊亦匍匐而歸之矣此其為說所  
以張皇煇赫震耀千古而為吾徒者方且蠢蠢焉鞠躬  
屏氣為之奔走服役之不暇也幸而一有間世之傑乃  
能不為之屈而有嚴罪致討之心焉然又不能究其寔見  
之差而詆以為幻見空說不能正之以天理全體之大  
而偏引交通生育之一說以為主則既不得其要領矣  
而徒歆以戎狄之醜號加之其為吾徒又未嘗教之以  
內脩自治之實而徒駟之以中華列聖之可以為重則  
吾恐其不唯無以坐收摧陷廓清之功或乃徃遺之禽  
而反吾黨之詬也嗚呼惜哉



觀心說

或謂佛者有觀心之說然乎曰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為主而不為客者也侖物而不侖於物者也故以心觀物則物之理得今復有物以反觀乎心則是此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管乎此心也然則所謂心者為一耶為二耶為主耶為客耶為侖物者耶為侖於物者耶此亦不待校而審其言之謬矣或者曰若子之言則聖賢所謂精一所謂操存所謂盡心知性存心養性所謂見其參於前而倚於衡者皆何謂哉應之曰此言之相似而不同正苗莠朱紫之間而學者之



所當辨者也夫謂人心之危者人欲之萌也道心之微者天理之與也心則一也以正不正而異其名耳惟精惟一則居其正而審其差者也絀其異而反其同也能如是則信執其中而無過不及之偏矣非以道為一心人為一心而又有一心以精一之也夫謂操而存者非以彼操此而存之也舍而亡者非以彼舍此而亡之也心而自操則亡者存舍而不操則存者亡身然其操之也亦曰不使旦晝之所為得以梏亡其仁義之良心云爾非塊然兀坐以守其炯然不用之知覺而謂之操也若盡心之云者則格物窮理廓然貫通而有以極夫心

之所具之理也存心云者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若前所謂精一操存之道也故盡其心而可以知性知天以其體之不蔽而有以究夫理之自然也存心而可以養性事天以其體之不失而有以順夫理之自然也是豈以心盡心以心存心如兩物之相持而不相舍哉若參前倚衡之云者則為忠信篤敬而諉也蓋曰忠信篤敬不忘乎心則無所適而不見其在是云爾亦非有以見乎心之謂也且身在此而心參於前身在此而心倚於衡是果何理也耶大抵聖人之學本心以窮理而順理以應物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其道夷而通其居廣而安



其理實而行自然釋氏之學以心求心以心使心如口  
斷口如目視目其機危而迫其途險而塞其理虛而其執  
逆蓋其言雖有若相似者而其寔之不同蓋如此也然  
非夫審思明辨之君子其孰能無惑於斯耶

王氏續經說

晦菴

道之在天下未嘗亡而其明晦通塞之不同則如晝夜  
寒暑之相反故二帝三王之治詩書六藝之文後世莫  
能及之蓋非功效語言之不類乃其本心事寔之不侔  
也雖然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彼所謂道者則固未嘗亡  
矣而大學之教所謂明德新民止於至善者又已具有  
明法者可階而升焉後之讀其書考其事者誠能深思  
熟講以援其本謹守力行以踐其寔至於一旦豁然而  
晦者明塞者通則古人之不及者固已倏然而在我矣  
夫豈患其終不及哉苟為不然而但為模放假竊之計



不唯精粗懸絕終無可似之理政使侶之然於其道亦何足以有所諉明此有志為己之士所以不屑而有所不暇為也王仲淹生乎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而粗識其用則於道之未嘗已者盖有意焉而於明德新民之學亦不可謂無其志矣然未嘗深探其本而盡力於其實以求必得夫至善者而止之願乃挾其窺覘想像之彷彿而謂聖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與其所以修身所以治人而及夫天下國家者舉皆不越乎此是以一見隋文而陳十二策則既不自量其力之不足以為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為湯武且不待其招而往不待

其問而告則又輕其道以求售焉及其不遇而歸其年盖亦未為晚也若能於此反之於身以求益其所未至使明德之方新民之具皆足以得其至善而止之則異時得君行道安知其卒不逮於古人政使不幸終無所遇至於甚不得已而筆之於書亦必有以諉經言之餘欲速之心汲汲乎日以著書立言為己任則其用心為已外矣及其無以自託乃復撫拾兩漢以來文字言語之陋功名事業之卑而求其天資之偶合與其竊取而近似者依倣六經次第采輯因以牽挽其人強而躋之



二帝三王之列今其遺編雖不可見然考之中說而得其規模之大畧則彼之贊易是豈足以知先天後天之相為體用而高文武宣之制是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顏謝之詩是豈有則秉彛之訓料孫通曹褒荀勗之禮樂又孰與伯夷后夔周公之懿至於宋魏已來一南一北校功度德蓋未有以相君臣也則其天命人心之向背統緒繼承之偏正亦何足論而欲攘臂其間奪彼與此以自列於孔子之春秋哉蓋既不自知其學之不足以為周孔又<sup>知</sup>兩漢之不足以為三王而徒欲以是區區者比而効之於形似影響之間傲然自謂足以承

千聖而紹百王矣而不知其初不足以供兒童之一戲又適以是而自納於吳楚僭王之誅使夫後世知道之君子雖或有取於其言而終不能無恨於此是亦可悲也已至於假卜筮象論語而強引唐初文武名臣<sup>為弟</sup>子是乃福郊福疇之所為而非仲淹之雅意然推原本始乃其平日好高自大之心有以啓之則亦不得為無罪矣或曰然則仲淹之學固不得為孟子之倫矣其視荀揚韓氏亦有可得而優劣者耶曰荀卿之學雜於申商子雲之學本於黃老而其著書之意蓋亦姑託空文以自見耳非如仲淹之學頗近於正而粗有可用之寔



也至於退之原道諸篇則於道之大原若有非荀揚仲淹之所及者然考其平生意向之所在終不免於文士浮華放浪之習時俗富貴利達之求而其覽觀古今之變將以措諸事業者恐亦未若仲淹之致懇惻而有條理也是以予於仲淹獨深惜之而有所不暇于三子是亦春秋責賢者意也可勝歎哉

讀唐志

晦菴

歐陽子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彼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於二也夫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為如是之文哉有是寔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旁薄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揜蓋不必託於言語著於



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所遺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詩之歌咏書之記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為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亦莫之識也故夫子之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雖已決知不得辭其責矣然猶若逡巡顧望而不能無所疑至於推其所以興衰則又以為是皆出於天命之所為而非人力之所及此其體之甚重夫豈世俗所謂文者所能當哉孟軻氏沒聖學失傳天下之士背本趨

末不求知道養德以充其內而汲汲乎徒以文章為事業然在戰國之時若申商孫吳之術蘓張范蔡之辯列禦寇莊周荀况之言屈平之賦以秦漢之間韓非李斯陸生賈傳董相史遷劉向班固下至嚴安徐樂之流猶皆先有其寔而後託之於言唯其無本而不能一出於道是以君子猶或羞之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揚雄之後則一以浮華為上而無寔之可言矣雄之太玄法言蓋亦長楊較獵之流而粗變其音節初非實為明衛講學而作也東京以降訖於隋唐數百年間愈下愈衰則其去道益遠而無實之文亦無足論韓愈氏出始覺其陋



慨然號於一世歆去陳言以追詩書六藝之作而其弊  
 精神糜歲月又有甚於前世諸人之所為者然猶幸其  
 略知不根無實之不足恃因是頗泝其原而適有會焉  
 於是原道諸篇始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  
 沃者其光晔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其後和之亦曰未  
 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則亦庶幾其賢矣然今讀其書  
 則其出於諂諛戲豫放浪而無實者自不為少若夫所  
 原之道則亦徒能言其大體而未見其有探討服行之  
 效使其言之為文者皆必由是以出也故其論古人則  
 又直以屈原孟軻馬遷相如楊雄為一等而猶不及於

董賈其論當世之弊則但以詞不已出而遂有神祖聖  
 伏之歎至於其徒之論亦但以剽掠潛竊為文之病大  
 振頽風教人自為為韓之功則其師生之間傳授之際  
 蓋未免裂道與文以為兩物而於其輕重緩急本末賓主  
 之分又未免倒懸而逆置之也自是以來又復衰歇數  
 十百年而後歐陽子出其文之妙蓋已不愧於韓氏而  
 其曰治出於一云者則自荀揚以下皆不能及而韓亦  
 未有聞焉是則疑若幾於道矣然考其終身之言與其  
 行事之寔則恐其亦未免於韓氏之病也抑又嘗以其  
 徒之說考之則誦其言者既曰吾老將休付予斯文矣



而又必曰我所謂文必與道俱其推尊之也既曰今之  
韓愈矣而又必引夫文不在茲者以張其說由前之說  
則道之與文吾不知其果為一耶為二耶由後之說則  
文王孔子之文吾又不知其與韓歐之文果若是其班  
乎否也嗚呼學之不講久矣習俗之謬其可勝言也哉  
吾讀唐書而有感因書其說以訂之

辯古史論

晦菴

蘓黃門言吾暮年於義理無所不通蓋悟孔子一以貫  
之之旨又曰夫子之道一以貫之惟一為能萬變而不  
窮故諸弟子之問或仁或孝或從政或事君所問不同  
而夫子答之亦無窮者一以貫之故也然夫子不以一  
貫告人者何哉夫子中道而立波由此而悟如顏子者  
其所得亦不過於問仁問為邦耳而終與聖人交臂其  
他雖未大有所得苟日從事於仁孝從政事君之間亦  
不失為士君子故曰下學而上達蓋其所學者此而其  
所達者亦此非有二也衆人未達疑夫學之外別有形



上者故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道豈果若登天之難哉

又曰君子之教人不可以同科也譬諸草木大者使之遂其大小者使之成其小區別使各極其分量斯足矣故中人以下姑使之從事於洒掃應對進退可也苟比其大小而同乎一科使學者躐等以為進相誣以為高豈善教者哉若乃聖人則其開端便自遠大及其至也亦不過是而已故曰有始有卒非自始以至終言唯聖人然後能始終一致也

古史曰善乎子夏之教人始於洒掃應對進退而不急于道使其來者自盡於學日引月長而道自至故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譬如農夫之植草木既為之區溉種而時耨之風而既至大小甘苦莫不咸得其性而農夫無所用巧也孔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達之有上下出乎其人而非教者之力也異哉今世之教者聞道不明而急於世非性命術德不出於口雖禮樂政刑有所不言矣而况於洒掃應對進退也哉教者未必知而學者未必信務為大言以相欺天下之偽自是而起此子夏所謂誣也

又曰公言每夜熟寐至五鼓初即攬衣起坐此即所謂



天下何思何慮之時也蓋天下本自無思慮但人不具此眼目不能識之爾

古史曰道有不可以名言者古之聖人命之曰一寄之曰中舜之禪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人之教以漸相詔者至於一與中盡矣昔者孔子與諸弟子言無所不至然而未嘗及此也蓋嘗與子貢言之矣曰賜也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雖與<sub>子貢</sub>言之而孔子之言之也難而子貢之受之也未信至於曾子不然孔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孔子出門人問曾子曰夫子

之道忠恕而已矣蓋孔子之告之也不疑而曾子之受之也不惑則與子貢異矣然曾子以一為忠恕則知門人之不足告也夫及孔子既沒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因其說而廣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者天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子思之既出而天下始知一之與中在是矣然子思以授孟子孟子又推之以為性善之論性善之論出而一與中始枝矣嗚呼孔子之所以不告諸弟子者蓋以是歟

聖人之<sub>所</sub>謂道者天而已矣天大無外造化發育皆在其



間運轉流行無少間息雖其形象變化有萬不同然其  
為理一而已矣聖人上知安行與天同德其於天下之  
理幽明巨細固無一物之不知而日用之間應事接物  
動容周旋又無一理之不當然非物物而思之事事而  
勉之也故曰吾道一以貫之固非塊然以守一物於象  
罔之間如所謂五鼓振衣何思何慮者遂指以為妙道  
之極而陰秘藏之不以告人而肯出其餘以愚學者之  
未達使姑為善人君子而已也然夫子之告子貢蓋以  
知而言其告曾子則以行而論至於夫子言之之難易  
二子聞之之得失則古史之言雖若近之然謂曾子以

門人不足告而姑以忠恕為言則是不知忠恕之相為  
體用正所以明夫一貫之實矣至於游夏之論洒掃應  
對之云云者乃謂小子之學所當由此而漸進非謂一  
告以此而遂一聽其所為終身無復有所告語也觀夫  
子之與顏淵言至於終日而淵歎之以為善誘循循博  
文約禮則聖人之所以教人有始有卒蓋可見但不躡  
等而已今日教不可以同科姑使之從事於此而教者  
遂不復有所與則固昧於教學之序又謂顏子平生所  
問止於論語所記為仁為邦之二條則其考之又可謂  
不詳矣夫子之言下學而上達正謂下學於人事之卑



近而上達於天理之精微謂今日所學者此而其所達者亦此則是終身下學而未嘗上達也又以子貢為未達而疑夫學之外別有形而上者以病其猶天不可階之言則夫形而上下者雖不可以二物言然謂學之外別無形而上者則是但有事而無理但有下學而無可上達也雖曰人皆可以為堯舜然謂其必可至而無難則是顏子末由也已之歎孟子大而化之之語皆為未達也其言不急於道而待其自至如農夫區種而無所用巧皆非是獨其譏當世言道之失蓋指王氏而言則近之然所謂道者已亦莫之識而未免於誣也蓋王氏

之誣人以其言者誣之也蘓氏之誣人以其不言者誣之也二者雖殊其失則均矣凡此皆其學之所不及而妄言之故其失如此至於天下何思何慮正謂雖萬變之紛紜而所以應之各有定理不假思慮而知也今以中夜起坐斯須之頃當之則是日出事生之後此何思何慮者遂為閑廢之物而無所用矣彼所謂得一貫之旨者殆不過此豈不陋哉古史所引舜禹授受之言亦非本義蓋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亦言精一別於人心術心之間而守其道心始終不二則其所行自無過不及而合中道身非以一名之而寄之於中也又謂孟子為



性善之論而一與中始枝尤為謬妄今未暇辨後章詳  
之

讀兩陳諫議遺墨

晦菴

天下有自然不易之公論而言之者或不免於有所避  
就故多失之若諸公熙寧日錄之辨是也嘗記頃年獲  
侍坐於故端殿上饒汪公縱言及於日錄熹因妄謂日  
錄固為邪說然諸賢攻之亦未得其要領是以言者瀆  
而聽者疑用力多而見功寡也蓋嘗即其書而考之則  
凡安石之所以惑亂神祖之聰明而變移其心術使不  
得遂其大有為之志而反為一世禍敗之原者其隱微  
深切皆聚此書而其詞鋒筆勢縱橫捭闔煇燁譎誑又  
非安石之口不能言非安石之手不能書也以為蔡卞



撰造之言固無是理况其見諸行事深切著明者又已相為表裏亦不待晚年對華有所增加而後為可罪也然使當時用其垂絕之智舉而焚之則後來載筆之士於其帷幄之間深謀密計雖欲畢力搜訪極意形容勢必不能得之如此之悉而傳聞異詞虛實相半亦不能使人無溢惡之疑且如勿令上知之語世所共傳終以手筆不存故使陸佃得為隱諱雖以元祐衆賢之力爭辨之苦而不能有以正也何幸其徒自為失計出此真蹟以暴其惡於天下便當據其肆情反理之實正其迷國誤朝之罪而直以安石為誅首是乃所謂自然不易之

公論不惟可以訂已往之謬而又足以開後來之惑奈何乃以畏避嫌疑之故反為迂曲回互之言指為撰造增加誣偽謗詆之書而欲加刊削以滅其迹乎汪公歎息深以愚言為然今觀間樂陳公遺帖了齋陳公表稿追憶前語自愧學之不進所知不能有以甚異於往時又嘆汪公之不可復見也為之掩卷太息而書其後抑又嘗怪了翁晚歲之論多出此帖之餘然其自訟改過之書曾無一言以及此而獨謂龜山楊氏寔誅其機是則論者亦頗疑之以今考之此書之作寔在建中崇寧之間且其言猶以日錄為蔡卞之所託而其後了翁合



浦尊堯之書亦未直攻安石也至於大觀初年而後四  
明之論始作則其推言所自獨歸功於楊氏而不及閑  
樂有不可誣者矣頃其後書雖謂天使安石自寫誣悖  
之心然猶有對筆增加歸過神考之云則終未免於所  
謂有所回互避就而失之者也又觀閒樂此書之指所  
以罪狀安石者至深切矣然考其事不過數條若曰改  
祖宗之法而行三代之政也廢春秋而謂人主有北面  
之禮也學本出於刑名度數而不稔性命道德也釋經  
與義多出先儒而旁引釋氏也是數條者安石信無所  
逃其罪矣然其所以受病之源遺禍之本則閒樂之言

有所未及其指以說者亦曰不能使人無可恨也今  
亦無論其他而姑以安石之志系行與日錄之首章言之  
則安石行已立朝之大節在當世為何如而其始見神  
宗也直以漢文帝唐太宗之不足法者為言復以諸葛  
亮魏元成之不足為者自任此其志識之卓然又皆秦  
漢以來諸儒所未聞者而豈一時諸賢之所及哉然其  
為人質雖清介而氣本偏狹志雖高遠而學寔凡近其  
所說論蓋特見聞億度之近似耳願乃挾以為高足已  
自聖不復知以格物致知克己復禮為事而勉求其所  
未至以增益其所不能是以其於天下之事每以躁率



任意而失之於前又以狼狽徇私而敗之於後此其所  
以為受病之原而聞樂未之言也若其所以遺禰之本  
則自其得君之初而已有以中之使之悅其高駁其竒  
而意斯人之不可無矣及其任之以事而日聽其言則  
又有以信夫斯人之果不可無也於是為之力拒辭言  
而一聽其所為唯恐其一旦去我而無與成吾事也及  
其訐謨既久漸涵透徹則遂心融神會而與之為一以  
至於能製其柄而自操之則其運動弛張又已在我而  
波之用舍去留不足為吾重輕矣於是安石卒去而天  
下之政始盡出於宸衷了翁所謂萬幾獨運於元豐間

樂所謂屏棄金陵十年不召者蓋皆指此然了翁知其  
獨運而不知其所運者乃安石之機聞樂見安石之身  
若不用而不知其心之未嘗不用也是以凡安石之所  
為卒之得以附於陵廟之尊託於謨訓之重而天下之  
人愈不敢議以至魴爛河決而後已焉此則安石所以  
遺禰之本而聞樂亦未之言也若聞樂之論祖宗法度  
但當謹守而不可變尤為痛切是固然矣然祖宗之所  
以為法蓋亦因事制宜以趨一時之便而其仰循前代  
俯徇流俗者尚多有之未必皆其竭心思法聖智以遺  
子孫而歆其萬世守之者也是以行之既久而不能無



言作又變 卷之四 四五  
弊則變而通之是乃後人之責故慶曆之初杜范韓富  
諸公變之不遂而論者至今以為恨况其後此又數十  
年其弊固當益甚於前而當時議者亦多以為當變如  
呂正獻公父子家傳及河南程氏眉山獮氏之書蓋皆  
可考雖間樂此論若有不同而不免亦有仁皇之末造  
當因革之時之說則是安石之變法固不可謂非其肯  
而其設心亦未為失其正也但以其躁率任意而不能  
熟講精思以為百全無弊可久之計是以天下之民不  
以為便而一肯元臣故老賢士大夫群起而力爭之者  
乃或未能究其利病之寔至其所以為說又多出於安

石規模之下由是安石之心愈益自信以為天下之人  
真莫已若而陰幸其言之不足為已病因遂肆其狠愎  
倒行逆施固不復可望其能勝已私以求利病之寔而  
充其平日所以自任之本心矣此新法之禍所以率至  
於橫流而不可救間樂雖能深斥其非而未察其所以  
為非者乃由於此此其為說所以不能使人無恨者一  
也至謂安石遠取三代渺茫不可稽考之事而力行之  
此不知三代之政布在方策雖時有先後而循無古今  
舉而行之正不能無望於後之君子但其名實之辨本  
末之序緩急之宜則有不可以毫釐差者苟能於此察



焉而無所悖則其遺法雖若渺茫不可稽考然神而明之在我而已何不可行之有波安石之所謂周禮乃姑取其附於己意者而借其名高以服衆口耳豈真有意於古者哉若真有意於古則格君之本親賢之務養民之政善俗之方凡古之所謂當先而宜急者曷為不少留意而獨於財利兵刑為汲汲耶大本不正名是實非先後之宜又皆倒置以是稽古徒益亂耳豈專渺茫不可稽考之罪哉間樂不察乎此而斷然自畫直以三代之法為不可行又獨指其渺茫不可稽考者而談之此又使人不能無恨者二也若安石之廢春秋語北面則

亦其志識過高而不能窮理昧私之弊是以猷三傳凡例條目之煩惡諸儒臆度附致之巧有大過者而不思其大倫大法固有炳如日星而不可誣者也因前聖尊師重道之意以推武王太公之事有大過者而所以考其禮之文者有未詳也是其關於審重而輕為論說直廢大典固為可罪然謂其因此而亂君臣之名今又弁與孟子迭為賓主之說而非之則亦峻文深詆而矯枉過直矣此又其使人不能無恨者三也若夫道德性命之與刑名度數則其精粗本末雖若有間然其相為表裏如影隨形則又不可得而分別也今謂安石之學獨有



得於刑名度數而道德性命則為有所不足是甚不知於此既有不足則於彼也亦將何自而得其正耶夫以佛老之言為妙道而謂禮法事變為粗迹此正王氏之深蔽今欲譏之而不免反墮其說之中則已誤矣又況其於粗迹之謬可指而言者蓋亦不可勝數政恐未可輕以有得許之也今姑舉其一二而言之若其是有得於刑名度數也則其所以脩於身者豈至於與僧卧地而顧客褫衣如錢景謨之所敘乎所以著於篇者豈至於分文析字以為學而又不能辨乎六書之法如字說之書乎所以施於家者豈至於使其妻窮奢極侈斥

逐娣姒而詬叱官吏如林希魏泰之所書豈至於使其子囚首跣足箕踞於前而干預國政如邵伯溫之所記乎所以施於政者豈至於乖事理拂民情而於當世禮樂文章教化之本或有失其道理者乃不能一有所正至其小者如鷓鴣公事按問條法亦皆繆戾煩碎而不即於人心乎以此等而推之則如間樂之所云亦恐其未免於過予而其所以不能使人無可恨者四也若其釋經之病則亦以自處太高而不能明理勝私之故故於聖賢之言既不能虚心靜慮以求其立言之本意於諸儒之同異又不能反覆詳審以辨其為說之是非但



以己意穿鑿附麗極其力之所通而肆為支蔓浮虛之說至於天命人心日用事物之所以然既已不能反求諸身以驗其寔則一切舉而歸之於佛老及論先王之政則又騁私意飾奸言以為違衆自用剝民興利斥逐忠賢杜塞公論之地唯其意有所忽而不以為事者或苟用舊說而不暇擇其是非也閑樂於此乃不責其違本旨棄舊說惑異教文奸言之罪而徒譏其與義多出鄭孔意若反病其不能盡黜先儒之說以自為一家之言則又不能使人無恨者五也夫安石以其學術之誤敗國殄民至於如此而起自熙豐訖於宣靖六十年間

誦說推明按為國是鄙儻俗生隨風而靡者既無足道有識之士則孰有不寒心者願以奸賊蔽蒙禁網嚴密是以飲氣吞聲莫敢指議獨兩陳公乃能出死力以排之其於平居書疏還往講論切磨唯恐其言之不盡斯亦可謂賢矣然其所以為說者不過如此豈其所以為學者亦自未得聖賢門戶所以觀理制事者猶未免於有蔽而然耶故嘗歷考一時諸賢之論以求至當則唯龜山楊氏指其離內外判心迹使道常無用於天下而經世之務皆私智之鑿者最為近之其論紹述而以為當師其意不當泥其迹者亦能曲盡其理之當而無回



互之失雖元城劉公所謂只宗神考者有所不逮不特  
兩陳公而已也然及其請罷廟學配食之章則又不能  
如其平日之言以正其罪類乃屑屑焉偏指鳧鷖一義  
以為寔奢汰之原此為獲殺人於債之盜而議其竊鈞  
之罪對放飯流歎之客而疑其齒決之非視兩陳公之  
言乃反有不及者是以至今又幾百年而其是非之原  
終未明白徃者雖不足論而來者之監亦學者之所不  
可不知也故竊并著其說以俟同志講而釋焉

跋黃仲本朋友說

晦菴

人之大倫其別有五自昔聖賢皆以為天之所叙而非  
人之所能為也然以今考之則唯父子兄弟為天屬而  
以人合者居其三焉是則若有可疑者然夫嬖者天屬  
之所由以續者也君臣者天屬之所賴以全者也朋友  
者天屬之所賴以正者也是則所以紀綱人倫建立人  
極不可一日而偏廢雖或以人而合其實皆天理之自  
然有不得不合者此其所以為天之所敘而非人之所  
能為者也然是三者之於人或能具其形美而不能保  
其生或能保其生矣而不能存其理必欲君臣父子兄



弟夫嬭之間交盡其道而無悖焉非有朋友責其善輔其仁其孰能使之然哉故朋友之於人倫其覩若輕而所繫為甚重其分若疎而所關為至親其名若小而所職為甚大此古之聖人修道立教所以必重此而不戢忽也然自世教不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既皆莫有盡其道者而朋友之倫廢闕為尤甚世之君子雖或深病其然未必深知其所以然也予嘗思之父子也兄弟也天屬之親也非其乖離之極固不能輕以相棄而夫嬭君臣之際又有襟出於情物事執而不能自己者以故雖或不盡其漸猶得以相牽聯比合而不至於盡

壞至於朋友則其親不足以相維其情不足以相固其執不足以相攝而為之者初未嘗知其理之所從職之所任其重有如此且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猶或未嘗求盡其道則固無所藉於責善輔仁之益此其所以恩疏而義薄輕合而易離亦無怪其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也夫人倫有五而其理則一朋友者又其所藉以維持是理而不使至於悖焉者也由夫四者之不求盡道而朋友以無用廢然則朋友之道盡廢而責善輔仁之職不舉彼夫四者又安得獨立而久存哉嗚呼其亦可為寒心也已非夫疆學力行之君子則孰能深



察而亟反之哉始予讀王深甫告友之篇感其言若有  
補於世教者徐而考之則病其推之不及於天理之自  
然顧以夫嬖君臣一出於情執之偶合至於朋友則亦  
不求其端直以為聖人疆而附於四者之間也誠如是  
也則其殘壞廢絕是乃理分之當然無足深嘆而其至  
是則晚矣近得黃君仲本朋友說讀之其言天理人倫  
之意乃若有會於予心者然於朋友之道廢所以獨至  
於此則亦恐未究其所以然也因書其後如此庶乎其  
有發云

唐會元精選諸儒文要卷之四



